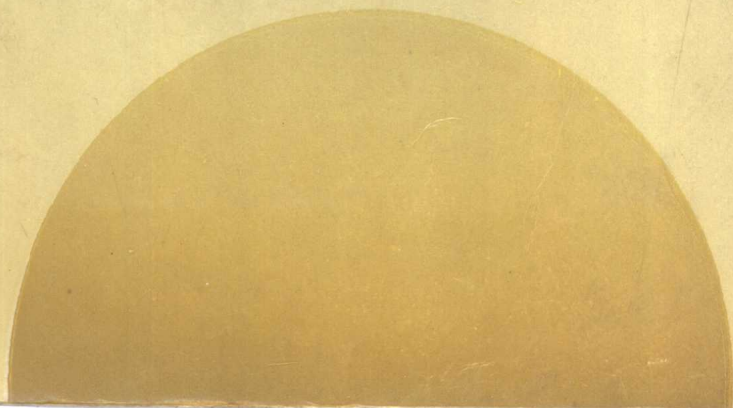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散文選萃

ZHONG WAISAN WENXUANCUIZHONG
WAISAN WENXUANCUI

第五輯



中外散文選萃

中國現代散文選萃
中國現代散文選萃
中國現代散文選萃

卷一



中外散文選萃

主 編：鄭法清

謝大光

責任編輯：蔣 華

封面設計：左建華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中外散文选萃(第五辑)

本社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100,000

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7-5306-0914-9/1·826

定价:3.20元

卷首语

散文的确切定义好像愈来愈难下了,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包含在其中,何况作者与读者。他是在创作,到你这便是再创作(阅读不是一种再创作吗?)他是在痛快、淋漓地袒露自己,到你这便又有一种升华(思想升华也好,情感升华也好)。他用情来写,你用情来读,一根情感的线,便纠缠来、纠缠去,无法解脱,哪管这情感是何归属。而我们希望的正是这种无法解脱。这样便会有更多的人不自觉地走进我们所营造的世界中。

为文总该是认认真真的,不愿让一丝一毫的紊乱来破坏掉自己的心绪,以求在这种认认真真中让心泉涓涓地淌。

而循规蹈矩也总该打破,如果阅读时应该摆脱掉某种束缚,那么在写作时就更应该如此,应该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、酣畅淋漓的流露。本辑所选的几篇小说家的散文便别有一种特色,他们终于走出小说,走出自己,来到一片新绿地,然后,再回过头来,看自己留在阳光下的影子。

倘若真的能走出自己,然后,再回过头来,看原来的自己,是不是会有一种新境界?

又是一个好年头。

编者

目 录

· 91 散文精萃 ·

山和人	汪曾祺(1)
过眼云烟	李一氓(4)
自 述	林风眠(17)
四十岁说	贾平凹(18)
吃家乡饭	张中行(21)
虚 惊	孙绍振(25)
回看血泪相和流	柯 灵(30)
田野、瓦檐和雨	何士光(39)
辉煌的母亲	苍 虹(46)
小雨点	黑 瑛(51)
友谊乎? 寂寞乎?	章培恒(55)
天街小雨润如酥	李龙云(58)
鸟的心情	刘鸿伏(66)
拜丈人	方英文(68)

· 92 最新佳作 ·

羞涩和温柔	张 炜(71)
在太阳下山之前开枪	乔 良(81)

· 台港暨海外华人文萃 ·

- 炎夏记裸 (香港)梁锡华(83)
普罗米修斯与鸢鹰 (台湾)柯嘉智(89)
情人滑下我的梦 (马来西亚)刃 贝(94)
流 年(外一篇) (马来西亚)雅 蒙(96)

· 域外散文新译 ·

- 书 [阿根廷]豪尔赫·路易斯·博尔赫斯 陈凯先译(98)
包赫时和我 ... [阿根廷]鹤赫·路易斯·包赫时 野未林译(106)
生命力 [英]W.S.毛姆 俞亢咏译(107)

· 散文谈话录 ·

- 女性散文与散文的变革 斯好 韩小蕙(113)

· 文 论 精 要 ·

- 读唐人传奇记 孙 犁(118)

山 和 人

——泰山片石之一

汪曾祺

泰山即大山。泰即太，太字的本字是大。段玉裁以为太是后起的字，太字下面的一点是后人加上去的。金文、甲骨文的大字下面如果加上一点，也不成个样子。这容易让人误解，以为是表示人体上的某个器官。

因此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。它太大了，写起来没个抓挠处。三千年来，写泰山的诗里最好的，我以为是诗经的《鲁颂》：“泰山岩岩，鲁邦所詹”。“岩岩”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，很难捉摸，但是登上泰山，似乎可以觉得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。詹即瞻。说是在鲁国，不论在哪里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泰山。这是写实，然而写出了一个大境界。汉武帝登泰山封禅，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：“高矣！极矣！大矣！特矣！壮矣！赫矣！惑矣！”这倒也是一种办法。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，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，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。杜甫诗《望岳》自是绝唱，“岱宗夫何如，齐鲁青未了”，一句话就把泰山概括了。杜甫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，这一句诗表现了他对祖国山河的无比忠悃。相比之下，李白的“天门一长啸，万里清风来”，就有点

洒狗血^①。李白写了很多好诗，很有气势，但有时底气不足，便只好洒狗血，装疯。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。杜甫的诗当然受了《鲁颂》的影响，“齐鲁青未了”，当自“鲁邦所詹”出。张岱说“泰山元气浑厚，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”，这话是说得对的。大概写泰山，只能从宏观处着笔。酈道元写三峡可以取法。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刻琢精深，以其法写泰山即不大实用。

写风景，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。徐志摩写泰山日出，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，真是“浓得化不开”。但我有点怀疑，这是写泰山日出，还是写徐志摩？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。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。

我是写不了泰山的，因为泰山太大，我对泰山不能认同。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。我十年间两登泰山，可谓了不相干。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，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。山自山，我自我，不能达到物我同一，山即是我，我即是山。泰山是强者之山，——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。我不是强者，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。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，一个平常的，平和的人。我已经过了七十岁，对于高山，只好仰止。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、小桥流水的人。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，殆矣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不要“小鸡吃绿豆——强努”。

同样，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。泰山的出名，一半由于封禅。封禅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秦皇汉武。唐玄宗《纪泰山铭》文词华缛而空洞无物。宋真宗更是个沐猴而冠的小丑。对于秦始皇，我对他的统一中国的丰功，不大感兴趣。他是不是“千古一帝”，与我无关。我只从人的角度来看他，对他的“蜂目豺声”印象很深。我认为汉武帝是个极不正常的人，是个妄想型精神病患

① 这是戏曲术语。内心没有感情，却装作很有感情，大喊大叫，拼命地表演，叫“洒狗血”。

者，一个变态心理的难得的标本。这两位大人物的封禅，可以说是他们的人格夸大。看起来这两位伟大人物的封禅的实际效果都不怎么样。秦始皇上山上了一半，遇到暴风雨，吓得退下来了。按照秦始皇的性格，暴风雨算什么呢？他横下心来，是可以不顾一切上到山顶的。然而他害怕了，退下来了。于此可以看出，伟大人物也有虚弱的一面。汉武帝要封禅，召集群臣讨论封禅的制度，因无旧典可循，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气。汉武帝恼了，自己规订了照祭东皇太乙的仪式，上山了。却谁也不让同去，只带了霍去病的儿子一个人。霍去病的儿子不久即得暴病而死。他的死因很可疑。于是汉武帝究竟在山顶上鼓捣了什么名堂，谁也不知道。封禅是大典，为什么要这样保密？看来汉武帝心里也有鬼，很怕他的那一套名堂并无灵验，为人所讥。

但是又一次登了泰山，看了秦刻石和无字碑（无字碑是个了不起的杰作），在乱云迷雾中坐下来，冷静地想想，我的心态比较透亮了。我承认泰山很雄伟，尽管我和它不能水乳交融，打成一片。承认伟大人物确实是伟大的，尽管他们所做的许多事不近人情。他们是人里头的强者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在山上呆了七天，我对名山大川、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有所平息。

同时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的微小，我的平常。更进一步安于微小，安于平常。

这是我去泰山受到的一次教育。

从某个意义上说，泰山是一面镜子，照出每个人的价值。

（《芙蓉》1991年5期）

过眼云烟

李一氓

—

我的家庭不是什么书香门第，更说不上是什么世家巨族。我记得我家的藏书——用这词实在不恰当，不过有那么几本：木刻《四书》一部，木刻《古文观止》一部，木刻《昭明文选》一部，石印《龙文鞭影》一部，活字本《石头记》一部——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，石印《西厢记》一部。此外，恐怕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中小学教科书了。我家有什么古字画？挂在墙上的一幅立轴，假的宋徽宗的白鹰；一副对联，郭尚先的隶书——郭曾任四川学政，所以郭书在四川较多。如此而已。这和我后来收藏些古籍，收藏点古董字画，实不相称。首先没有这个传统，没有这个环境，因而没有这类知识；至于没有这个财力，则更不用说了。

大革命时期，有几个国民党中

高级军官，搞了些字画，我连看也不看。1932年我到江西瑞金时路过汀州，住的一家地主房子，也有那么点字画，我翻也不翻。后来看见胡底同志有个绢本山水手卷，也是随便看一看。记不清是哪位画家画的，欣赏不了那有什么奥妙。长征中进入遵义时，住在一个地主知识分子家里，藏书不少，也随手翻过，随手丢去。以后更没有什么机会接触这类书籍字画。偶然之偶然是在1945年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，苏北根据地首先解放了淮阴城和淮安城。以后，高邮、泰州、宿迁、沭阳等县城都解放了。这些城市在苏北来讲，都是些有旧文化传统的城市，出著作家，出书画家，出收藏家。在淮阴城，部队在完成军事任务转移时，我去看了一下，发现战士把字画屏幅铺在地下睡觉，转移后那些字画遗留下来也无人去收拾。我要警卫员替

我一幅一幅地卷起来；拿回去慢慢欣赏。灵机一动，我向那些熟识的指挥员同志们打招呼，如他们遇见这种情况，最好都收来送给我。这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因此渐集渐多，这些字画不仅有来自淮阴、淮安的，也有来自沐阳、宿迁、高邮、如皋等地的。弄到手几十种字画，有中堂，有条幅，有屏，有楹联，有手卷，有册页……，有山水，有仕女，有花卉……糟糕的是作者的名字对我都是很生疏的，还得弄一部《画史汇传》这样的辞典性的书来翻查。当然这还得要有几个同好之士，可以商量定夺。这就是钱杏邨同志。他住淮安城里秦家的后花园，窗明几净，花繁草软，倒是个好地方。这个秦家富于收藏，偶尔也拿出几样来给我们看。但他究竟有什么好东西，至今未能猜透。拿出来的东西，现在想来，也都很平常。

抗战胜利了，战争过去了，但人们的正常生产未能一下恢复，而淮阴、淮安市民的生活来源是有限的，因此每天都有小市，什么东西都有，其中就包括一些旧字画、旧瓷器、旧印章及杂七杂八的所谓“古董”。在这种小市摊上，偶尔也能买到一两件东西，我就买了两张散页的郑板桥的字，一方金农款的歙砚。在高邮同志送的东西中，就有吴去尘的明

墨，王伯申的字，王小梅的花卉，都是没收高邮伪县长的——这位伪县长刚好是徐平羽的堂叔。乱七八糟有这么些东西，平时可以展玩，但军事情况一来，反而成了包袱。

1947年夏天，国民党撕毁了停战协定，进攻苏北解放区。在涟水战役以后，我们放弃了淮阴、淮安，向山东转移。这些东西丢了可惜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保存，我把它们装起来先送到山东某地，后来又把它们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送到烟台，一部分就地存放。就地存放的部分，多是瓷器，有两三箱，这批东西以后没有下落。送到烟台的部分，后又转到大连，多是字画。1949年全国解放，又从大连把它们运到了北京。这部分字画数量虽然不少，但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老实说，我对于玩字画，虽然有了兴趣，但还没有入门，懂得很少。

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，江苏的行政还没有统一，苏北一个代表团，苏南另自一个代表团。苏北代表团是由以前的苏北解放区商定的代表组成的。由于这些字画大部分是苏北的东西，我就把它们全都捡出来，交给了苏北代表团，让他们带回本地去，只留下了很少几件。

我在大连的时候，曾经买过一幅陆行直的《碧梧苍石图》。这是一

幅元初的画。此人作画，流传下来的恐怕只有这一件，所以就拿出来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1951年“三反”“五反”，因为我曾在东北住过一个短时期，“三反”“五反”办公室向我查问长春溥仪那批字画，我声明：第一，打长春我不在场；第二，占领长春以后我也没有去过长春。老实说，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长春是什么样子，无论怎么查也查不到我的头上。在东北，我去哈尔滨和在大连工作，那里已经没有战争，我没有可能随便拿到什么东西。我把捐那张元画的故宫博物院收条给他们看，这事情就算了结了。

二

进北京以后，我常常跑琉璃厂，主要去书画店，如西琉璃厂的博雅斋，东琉璃厂的宝古斋（店东邱震声）、茹古斋、墨宝斋、贞古斋。宝古斋门面大，存货多，有很好的东西；贞古斋有个青年店员叫苏庚春，他有什么好东西，总是让我有看和买的优先权，现在到广东博物馆当书画鉴定员去了。故宫博物院搞书画鉴定的刘久庵，也是琉璃厂的店员出身，因为工作久了，他们就自然取得了鉴定的知识和经验。那个时候琉璃厂古书店、古字画店的经营方法比较好，可以一直到它店后的客

室坐下来，还给你倒杯茶，什么卷什么轴抱来给你看。你还可以点名，画家要什么人的，书家要什么人的。有时他还向你推荐，说他新收了一什么东西。当然他也有保留，绝精的、绝好的不一定给你看。来往久了，他对待顾客的办法也不一定这样死，他是会把绝精的、绝好的给你看。看画不一定买，可以选几件自己有兴趣的，带回家去看，他也让你随便带走。假如你有事，十天半月不去琉璃厂，他还会把书画卷轴用个蓝布包袱包好，送到你家里来。这几家书画店我常跑，遂逐渐和他们的掌柜、店员熟悉了。跟店员熟悉很有好处，他会透露给你，他们店里又新收了什么好东西。

进城的头十年，不大买书，专收字画。宋元画少，也买不起，我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明末清初的书画家。实际上，也集中在石涛，因此买石涛的比较多。但没有大幅，只有些册子、手卷还算精品。其中有一个山水册子，一个兰竹册子，都没有作者的亲笔署名，只有单页的图章，一些同志把它们看成是假的，但是有山东莱阳赵家的藏印，这个藏印是可靠的。画也不错，我以为是两册好画。我收的石涛画不全是在北京买的，有一个册子、两个手卷和一个花卉轴就是从上海买的。画中九友中

最好的有张学曾的一大幅绢本山水。买这件东西的时候，还有一件赵子昂的花卉，东西是真的，但非常破损，我没有看上眼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徐邦达来了，问我为什么不要？我说只收一张宋元画没多大意思，还是让故宫博物院买去吧。这幅画经过重新装裱，焕然一新，已算故宫博物院藏画的甲级品了。还有两幅龚半千的山水，他的山水画大半都是浓墨，一片黑，我有一幅却非常疏朗。还有一张流传很少的沈朗情的北派山水。

看画买画，有时很走眼，有一幅很好的姚云东的山水，我就当面错过了。后来得到一幅姚云东的字，想配一幅姚云东的画，始终没有机会。由于住房和收藏的物质条件关系，我不大要大幅的东西，反而收了不少的书画扇页。琉璃厂书店有一个好处，你出一个题目，他可以替你东奔西走搞来。因此我就收集了许多清朝文人画家的书札，从王烟客起，共有二百多件，附带收点明人书札，其中有封严嵩的信，可算很特别了。琉璃厂的画价逐渐贵起来，好东西大概都由故宫博物院收了。1958年以后，我又长期在国外，因此就不大买画了。

字画有时候买来是很破旧的，必须加以重新修装。有的裱画工人

手艺非常好，画面破损的地方，他可以用原纸原绢补起来，除非你对着太阳照，是完全看不出补的痕迹的。有的纸本颜色灰旧了，经过他的冲洗，完全可以变成全新的样子。琉璃厂有一个尚古斋，裱工王家瑞，是个老师傅，手艺极好，我的字画，如要重新裱装，都经过他那里。有人说苏裱好，我看尚古斋的工艺水准，比上海、苏州都好。现在则是哪里都不行了。

三

当时琉璃厂的古陶瓷店有大观斋、蕴玉斋、雅闻斋、震寰阁，只要到琉璃厂，不管买不买，总要跑进去看看。至于古陶瓷器，我无法当陶瓷器的收藏家，只想买些标本，和好玩的小件，因此就想买明瓷各朝的代表作。现在有的，无非是宣德、正德、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的，始终买不到永乐和成化的，因而这个想法就破灭了。宋瓷就只想买点好钧窑，现在有一点盘子碟子，但始终买不到什么很好的东西。唐三彩只想买一匹好唐马，但也没有看见很好的。后来只好买一匹唐骆驼，釉色和形态都很好。汉代，我有一条河南出土的大灰陶狗，首大身小，颇有一点蜀犬吠日的样子。还凑了一套晋青瓷小品的文具，放在书桌上，居然很

像样子。这虽然很勉强，质量也粗细不等，但终究凑成了。关于彩陶，我没有看见过什么顶好的，所以我一件也没有。

此外，琉璃厂还有两个专卖商周铜器和汉瓦当的地方，一个叫通古斋，一个叫尊古斋。这两个地方，基本上搞洋庄，对中国人看不上眼，甚至有时我们同郭沫若一起去，问他有什么好铜器，他也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子，拿出几件破瓦当来对付你。我们当中既无人收铜器，也无人收瓦当，所以后来大家就不去了。

当时琉璃厂还有个好处，可以买到明纸，甚至有时候还可以买到宋纸。至于清初高丽发笺，各色洒金旧蜡笺，都很容易买到。现在这些东西连影子都不见了。

四

说到玩明清墨，我也感兴趣，因为我已有一些明清墨，又同张子高、张纲伯、尹润生、周绍良来往，他们都是玩墨有名的。只要在北京，星期天上午都在国际俱乐部（即在台基厂那个旧国际俱乐部）找一个房间，大家带些墨来，相互赏玩，大有比赛之意。他们有的玩带年款的，从顺治起，一直到宣统都不缺；有的专收有私人名款的，如吴梅村等人的墨；有的专搞一家墨店的墨，如吴天章的

墨、胡开文的墨等等。因此我也趁热闹，买了些明清墨，不成系统，共约二百多方，当然都不是精品，比他们收藏的差多了。

手工业美术品，琉璃厂有很好的旧漆器。这个漆是天然漆，不是近代的化学产品。当然，买宋元雕漆不容易了，但可以买到很好的明清漆器。明末清初，扬州卢家的漆器是很有名的。乾隆时袁子才在《小仓山房文集》上有一篇《都盛盘铭》，开头就说“卢叟制器负重名”。这个卢叟就是卢映之，后来传给他的孙子卢葵生。道光时顾千里写了《漆泥砚记》，首称“邗上卢君葵生以漆泥砚见惠”。种类有食盒，有小花架，有文具盒，有漆砚，有上漆的锡茶壶、锡酒壶。我从琉璃厂收集了不少这类漆器，计二十多件。卢家漆器开张于明朝末年，在太平天国战争波及扬州以后就停业了，所以他的东西大概都是咸丰以前的。卢家漆器无论是在造型上，在用料上，都是非常考究的。他本人还会画一点山水，顾千里在《漆泥砚记》里说他“尤擅六法”。我有他一个小山水手卷，是个小名家的派头。有人说他是一个工匠匠，这不对，他当然是个大作坊主和大商店主，既懂得器皿的制作技术，亦懂得漆漆的技术，又长于经营。但至于说他会画画，今天就很少有人知

道了。

我收藏砚台，非常外行，是要带款的。即或质量很好的端砚，只要没有款识，我亦不要。我有一个石溪大砚，是徐海东在大连送我的。徐紫珊的龙尾砚，是抗战胜利以后，部队同志送的。还有一方金冬心的歙砚，是在淮阴的一个药铺里面，我拿别的砚台换来的。只有一方达受的澄泥砚，是在北京买的。1974年以后，有同志问我要砚台，我也拿好几方送人了。

五

不再搞字画，兴趣就全部转到买书上去。买书的地方在琉璃厂，也就只有那么几家，因为琉璃厂还是字画店比旧书店多。那些旧书店，我常去的是遯雅斋（店东董汇厅）、来薰阁、富晋书社（店东王富晋）。有时，也去东四隆福寺的修绠堂（店东孙助廉）。后来因为社会主义改造，这些书店都归国营了，而国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中国书店。早期，遯雅斋的店员李金绍，后期，中国书店的工作人员王春华和我较熟。所以好多比较好的书，都是经他们手得来的。他们得到什么好书，认为我会感兴趣，就都留给我了。他们无非知道我爱买词集，爱买有版画的，书，爱买山志游记。可惜王春华在“文化大革

命”期间，被迫害致死。一个普通书店的服务员，也会有这样的遭遇，真是奇怪。

有时因为外出旅行到安徽，到苏州，到上海，到杭州，我也逛旧书店，所以说有些好书又是从这些地方的旧书店得来的。

此外，中国的旧书，有时买到手的时候，是很破烂的，必须要修补，重新装过。隆福寺修绠堂有一个很会修书的老工人韩斯久，如明刊本的半部《三国志演义》，就是他经手修的，要一张一张地补虫眼，加衬纸，工作很麻烦，但很精细。我并且找了明瓷青纸做封面，装好以后，漂亮极了。四川杜甫草堂有几本好书，也是这个老工人动手修的。

我上面已经说过了，我买书是为了赶时髦，除广泛地搜集词书以外，就是买戏曲、小说、版画，因为搞版画，就涉及到山志寺志和游记。同时也收集明朝的历书。

我收书这个时候，宋元本很少在市场上出现，即或有，也是一些拉散了零本。上海同志告诉我，有部宋本《花间集》，但我不大相信，非常偶然的就在眼皮底下溜走了。对我来说，也没什么可追悔的地方。要以收藏宋元本见重，这已不是时候了。这个情况，同这时已无法收藏宋元画一样。同时，我也不愿意收经部、

子部、史部某一些大部头的书。因此我收的书，以明本为最多。我之所以看上明本，特别是明本那些少见的书，从时间上说，就类似清朝人看重宋元本差不多了。我也收清初的，主要是康熙本。

当然，五十年代正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大改组的时期。这些精神产品，自然会顺着改组，做一次重新分配。要买明版书，比起现在，要容易多了。但是由于我的兴趣的主观限制，和经济的客观限制，我也只是收了一些当时我认为可以收的明刊本，并不是见明版就要。

我收的明朝历书，包括成化、嘉靖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，大概有十多本。顺带又收清朝的历书。有清初顺治、康熙的历书，有祺祥（后改同治）元年的历书，也有嘉庆、光绪的满文历书。还有辛亥革命以后，民国正式成立以前，民间刊印的《黄帝四千六百十一年历书》。历书，明朝叫“大统历”，清朝叫“时宪书”，普通就都叫皇历了。

据说明朝的皇历，都是从明朝塑的菩萨肚子里面搞出来的。塑泥塑菩萨的时候，预先在背上开个孔，肚皮里是空的，等到开光那天，要从孔里放进五谷，和一本当年的历书，然后封起来，这样就赋予这位菩萨以生命而诞生了。据说这些历书都

是从山西来的，因为那里气候比较干燥，几百年后历书在菩萨肚里也不会坏。有的人知道这个秘诀，就专从菩萨背后取出来，当成古董卖钱了。

实在的，我的书主要是词。这是从1948年在大连就开始收起了，到“文革”为止。以后看见我没有的，也还收一些。现总计约2300余册。当然这里以清人专集为最多，也有不少的近时铅印本。但最好的是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》的王国维手稿本，《宋六十一家词》的汲古阁的初印本，《花庵词选》（明万历本），《花草粹编》（明万历本），《花间集》明正德、万历、天启等7种，《草堂诗余》和《类编草堂诗余》的明嘉靖、万历、天启等22种，还有些宋、元、明人别集的明刊本，还有些词选、词韵、词谱、词话的明刊本，其他的总集、选集、别集的康熙本。还有两种明抄本及一些清人的稿本，数量不多。我自己编了一个书目，这是几十年来，颇费心力收起来的。最近，编《全明词》、《全清词》，这些书就很有用处了。

六

成都的杜甫草堂是中学时期星期天游玩的去处，每学期可能去两三次。那时，在成都无非是薛涛井、